

家庭之锁

□孙蜀秋

我和老公婚后相处一直甚好。他是特级教师。我现在在某直播间上班。

女儿上一年级后,家里有了火药味。孩子那个粗心马虎哦,急得人跳脚。我直接批评她,要她改正。女儿不乐意了,说:“妈妈变了,妈妈坏,总是批评我!”老公不满意,说:“孩子需要表扬鼓励,你这是打击孩子的自信!”

现在放暑假,孩子恋网,成天捧着平板不肯学习,叫我好着急,说了她几句,老公舍不得她闹,跟我唱起了反调:“放假嘛,就是休息。慢慢来……”我在孩子面前不好多说什么,但心里有些反感了。

都下午两点了,孩子仍捧着平板看动漫。老公轻声细语:“宝贝,玩太久啦,该做作业了?”孩子不吭声。老公说:“那再玩一小时,到三点?”三点到了,老公举着闹钟说:“宝贝,到时间了。”孩子说:“我要上厕所。”然后拿着平板走进卫生间,关了门。

这一进去,就不出来了。老公在门外小心翼翼地问了好几句,最后孩子回答:“不知道!”

我忍不了了,一把推开门,见孩子坐在马桶盖上玩平板。我火了,厉声说道:“你干吗呢?有完没完?还说谎骗人?”说着,一把夺过平板。

孩子一惊,跑进她房间,将门“砰”地关上,哇哇大哭。老公奔到我面前,眼睛瞪得滚圆,气势汹汹:“你怎么

能这样?简直像个泼妇!”我气极了:“你呢,懦弱无能……不配为父!”老公大怒,我们互不相让。最后我气哭了,跑回娘家。晚上了,老公竟连电话也没一个。

过了两天家里有把锁坏了,父亲买了新锁回来。他拿着换下的锁,也不知在对谁说:“这把锁好像一个家。如果不管,它就一直锁着。任其下去,锁慢慢就锈了,坏了……锁要经常开,时不时还得上上油,才好用!这把锁只能这把钥匙开,谁家的锁都只有自己开。”

我这两天惦记着自己家里一大堆事,连工作都停了,就赶紧顺坡下驴回去。屋里静悄悄没人,我看了一圈,晕了:沙发上乱扔着东西,脏衣服堆积了一大盆,水池里满是碗筷……我卷起袖子,忙碌起来。

他俩回来了。孩子应该是看见桌上的丰盛晚餐和收拾整齐的家,先喊起来:“妈妈回来啦!”声音里透着惊喜。老公也跑到房间里找我,厚着脸皮搭讪:“田螺姑娘来了!”我不理他,他又来强拉我:“一起吃饭,一起吃饭!亲手做饭的人怎么能不吃呢……”

吃着饭,女儿主动告诉我,爸爸和她谈过话了,以后控制上网时间,不影响学习和生活。我也温和地鼓励她改掉坏习惯。生活算是恢复如常。

家真的如同一把锁,必须经常沟通、呵护,不时制造些喜悦、加点爱。



孩子,也是父母的起跑线

□郭金萍

A小妹在朋友圈PO图了一些“宝宝餐”,并配文:“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……”作为过来人,立刻秒懂这个年轻妈咪的爱心——家有稚儿,特别挑食,每次体检,各项指标都略逊于同龄孩子。所以,虽然以前一直和我们叫嚷她缺乏入厨的天赋和技能,A小妹还是忐忑着开启了自己的新长征路,入厨操练忙忙哒。

听同事小B说,B爸在家接到许久未见的老朋友的电话,可是却不知该怎么称呼人家。老爸就一边跟人家寒暄,一边听声辨人,好久才搞清楚人家是谁,真是枉费了小B给爸爸换的新智能手机。她在手机上下载好了微信和老人喜欢看的新闻资讯App,又费心劳力手把手教老人怎么用,但却忘记了教如何存储通讯录。而在接下来的这半年中,爸爸显然还是没能自如操作这款智能手机。因为视频通话时他可能会把镜头对着除自己外的任何地方,而打电话据说还是戴着老花镜照着手写通讯录本,现输现打。

网上,曾经有这样一个题设:“哪个瞬间让你突然觉得父母老了?”回答包括“当父母戴上老花镜的时候”“当父母走路跟不上我们步伐的时候”“当父母听不懂我们说话的时候”“当父母痴迷买保健品被骗钱的时候”。

C姐说她觉得父母变老,应该是从十年前的那次魔都之行开始的。二老从千里之外的老家,来到我们这座小城看望女儿。C姐工作繁忙,又难以请假,不能抽出更多时间陪伴二老。正好二老说一直想去上海转转,C姐就亲自把爸妈送上去往上海的汽车,却没料到这是一趟证明父母初老的旅程。

那天刚到魔都,C姐爸妈就被地铁摆了一道——在地铁站,他们对如何购票、如何过闸有着孩童的怯意,而且还差点上错车坐反站……最后,二老哪里也没转,只是到外滩匆匆一瞥,就结束了他们的魔都之行。

C姐知道了心下顿时愧疚。虽然六十多岁的爸妈都独立出过门,当置身陌生事物面前的那一刻,他们骤然生出一些彷徨和无助的感觉。想想爸爸,那可是为C姐撑起过全世界的人,年轻时的他也是跺脚抖三抖的人物,C姐家曾有全村第一台录音机、第一台电视机、第一部电话,可如今……C姐为自己的疏忽大意难过并反思。

都说生命是一场轮回,那生养就应该是一场回归。所以,C姐从那以后就开启了对爸妈的“再造”和“培养”。有时间就陪玩陪逛,智能时代,除了教他们学习上网,还教他们使用各种App,听各种网络流行语……如今的二老,已经从当初的智能小白,学会了逛淘宝、刷支付宝、种树发红包,还能看账单、算汇率、抢优惠券,更别提什么微信、抖音、火山小视频,手机充话费、缴水电费了。

前阵子,C姐爸妈参加旅游,她看爸妈发到亲友群里的自拍照,居然还用P图软件美了颜加了相片框。“肯定是我妈干的,我爸才能没这耐心呢。”C姐仰天大笑。

如今育儿界的新说法是:“父母,是子女的起跑线”——不管是家长的格局,还是家中的矿,甚至是A小妹追求的“妈妈牌”厨艺。不过,好像子女,也是父母的起跑线,因为,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,孩子恰恰是父母看向(打量)这个世界的眼睛。

低效率有利于我的健康

□霍寿喜

首先声明,我做事情不喜欢拖拖拉拉。

如果单位里的领导指示我写一份材料,我会牺牲午休时间,或者是开夜车,尽可能地以最快的速度完稿;如果家里的领导(妻子)早晨吩咐我:烧菜用的油已经没有了,抽空去街上买一壶。那么,不用等到中午,妻子想要的油就会出现在厨房的台板上。总之,我做事情是非常麻利的。尽管偶尔某些领导对我办事的高速度也有微词(大意是“做事太快,十快九假”),我也不会将办事的速度降下来。

做事既然麻利,为什么要言“效率不高”呢?一言以蔽之,仍旧是:因为太麻利,所以效率不高!就比如上述两例,如果那份材料完稿之时,领导突然来了个电话,指示我材料“主题”要彻底改变;如果妻子看到满满的一壶油后,说酱油瓶也空了,怎么就不能顺便捎一瓶酱油呢?每每此时,我唯一能怨的,岂不就是我的做事“麻利”?起初,自怨的同时,也想着如何调整“效率”,也曾一度因办事速度和效率都比较高,而受到家里家外领导的好评。但从去年开始,我在干某些事情时,反而刻意追求“效率不高”了。个中曲折,且听我细细道来。

凡事有两种:动脑子的和动体力的。我好癖是个写作爱好者,因为领导的多变而要把已写好的材料重新再来,实际上是多了一次练笔机会,对业余写作没什么坏处。至于因考虑不周全而多上了一次街,多走了一些路,就更不是什么坏事了。步入“不惑之年”后,最直接的“惑”,要算我的肚子(去年腰围已接近二尺九)。偏偏供职于一个“脑力劳动”单位,每天的活动量实在太小了。单位里,四十岁以上的同事几乎都是胖子,偶尔聚在一起,也议论如何减肥,但平常时候,他们都是些办事“效率”极高的人。一般每天只上一次街(上街来回约600米路程),常常是买菜、购物、送小孩“一条龙”流程,唯恐多走了一步路。

和单位的胖子比起来,我算是“苗条”的了。为了避免步他们的后尘,我除了在吃、睡方面比较注意外,办事情也尽量“拖沓”些。比如,早晨起床后,我起码要上两趟街:买早点、买菜。菜场旁边就有卖早点的,我偏要跑到和菜场方向相反的另一家早点铺。中午,我一般都要去一趟邮局,目的是取刚刚收到的稿费单。傍晚,我是肯定要再出去转转的。这样一来,我每天至少要上四趟街,而且每次都是步行,从不骑车什么的。有时单位同事见我“喜欢跑”,便将缴纳水费、煤气费一类的事托付给我,我当然也乐此不疲。至于妻子“指示”我做点体力活,我更是完全遵照执行……

自去年春季到现在,我的体重非但没增加,还减轻了三斤,腰围也降了一寸,更没出现过头晕、乏力等胖人们的常见症状。凡此种种,真的要感谢“效率不高”呢。

所以,接下来的日子,必须继续降“效”!